

皇朝經世文續編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六目錄

禮政七家敬

訓子瑣言

送弟之江甯序

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記

筆記十二則

與王叶庭書

與瑟庵從弟書

與培基培璽

家書一則

遺訓八則 錄二

與子書

甘節婦傳

書楊氏婢

平作麟

莊履椿

姚瑩

曾國藩

曾國藩

劉蓉

劉蓉

吳廷棟

張兆熙

賈履上

管同

梅曾亮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六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禮政七家教

訓子瑣言

牛作麟

士之以文詞見者恃有才學以投世人之所好然吾嘗讀古人書見其忠孝節義有大過人者不自知其何以重於人並重其文或大節有虧則以薄其人者並其文而亦薄之嗚呼以余一人之心絜天下後世人之心亦概可知矣士之欲以文詞見者抑亦知所本歟

不妨二字最害事今人喪品敗家其初非不辨事之是非但動於心之所喜爲而又以偶一爲之稍稍爲之爲不妨遂駸駸乎濫觴而不可防矣雖桀紂之惡豈知其必喪亡而故爲之哉其初亦必以二字自恕而其後遂至於不可救嗚呼一念之動一事之舉凡有關於身家名教者但審其可與不可耳豈可以不妨自寬哉

程子教學者必曰敬此字合久暫動靜而無間者也顧體集曰一生做人要訣被孟子一句道盡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又曰古人教人聽言莫精捷於伊尹二十一字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此三者處心處世接人之方也爰於接人聞言處不慮兒知其是便己之欲而不從慮兒知其非恐拂人情而勉從此便是吾前言柔弱處遇此等處須要貌愈和而心愈剛不可易其所守也昔唐太宗與魏徵言或有不當徵甘不言不輕應諸况平人乎

駿馬日馳千里苟有所誤其失必多人家子弟亦猶是也故天生庸才無能爲善亦無能爲惡惟大有才而誤用者務外必行不軌歷代亂臣是也務內必壞天常歷代邪教是也故父母之生才子者可喜而亦可憂

送弟之江甯序 松陵文錄

莊慶椿

王君某將宰江甯邑延吾弟於幕中弟且行矣吾可無言哉昔范句對秦客知武子擊之惡其掩人也掩人者人亦掩之故告之一曰願無伐善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榛莽雜種隨風俱靡故告之二曰勿狎淫朋學問之道無窮柳子厚所謂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入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出故告之三曰凡事貴自擇而善取資傳曰宴安鴟毒不可懷也懷安非獨能敗名亦能敗性君子尤惡之故告之四曰在職當思其所司吾先人世有冠冕子孫乃不振如此衣食奔走甚或槁項黃馘名不出里閭故告之五曰孝莫大乎顯父母夫富貴聲名人所同欲知欲而不知足則失所欲弟其慎之抑吾重有感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親喪三年則何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今吾與弟方奉府君憂然母孺人沒已六載慢葬之罪其何以文忍告吾弟哉惟交勗之可也

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記

姚瑩

桐城麻溪姚氏其先當宋元之際有仕於安慶者悅桐城山水卜居於東鄉之麻溪遂家焉數世隱於耕及明正統間始顯自明景泰元年始至 今上嘉慶十六年凡三百六十二年登科者四十四人成進士者二十皆麻溪之後也其生平宦蹟事功文章著於史傳與夫他途拔起及以節孝言行著於邑志家乘者不載焉茲獨次其科目先後而記之曰嗟乎祖宗之德不其遠哉自古未有無德而興不繼而長者也造業之祖起微賤服勤勞行修於身功及於物天乃昌其後以報之故孫子之盛衰卽視其先功德之大小以爲修短之數昔黃帝之子五德代興而后稷啓周祚至八百蓋稼穡食人功爲大也其次莫如立法教世故契之王亦六百祀觀於往事而天可知矣國之興家大小雖殊其義一也姚氏系出吳興唐宋之間嘗有興者而舊譜所載兩渡後畎

其名疑莫能考麻溪府君則吾遷桐始祖也歷元迄明正統之代務農者一百五十餘年其所食之人則既多矣而家法所傳惟以忠厚爲本自我參政府君通籍至今又十四世人且數千百計孝弟未衰皆清貧自守其登仕者百數 朝有賢良之褒外無貪酷之吏而捐身殉節立志守貞者相望也今考其科目之數又如此嗚呼天之所以報吾宗者不亦盛哉覽圖籍所載古碩人偉德起家微賤衆矣方其崛起驟興嘗分茅胙土貴爲王侯彪炳之勢赫赫一時如吾家者不啻十倍然或及身而敗或一傳再傳而敗不及百年榮謝頓殊至且絕嗣矣推尋其故豈不由造物忌盈德薄而享豐之所致與抑吾聞太行之山縣亘千里者非一阜之勢黃河之流橫絕中國者非一勺之源其中十里一彎百里一川起伏曲折所以延其脉而長其委者甚衆夫是以不竭絕也草木之華太繁者必不實驟茂者罕再榮此常理也然有培沃之者日養而月息之不傷其本不翦其枝安在不復茂乎觀於山川草木之理而人又可知矣且世有豪傑之士身處孤露或際阨危恆思發憤自振起雖彼材智絕人而無尺寸之藉其勢極難然奮袂而興登高第仕華膺功立才見猶足以濟大業世家之子文學論議嫻習既優苟有中材藉先世之資其勢足以倍之乃反百不及一者何也諺曰勗業者多勞守成者多逸夫勞者乃成之資而逸者實敗之券也不思盛業所由來徒以祖功宗德爲可恃不惟無培養之勤且日加陵削雖有盛德之父大功之祖何以克昌哉善乎周公之戒成王曰所其無逸惟知稼穡之艱難夫成王天子也而戒以稼穡之事不忘其先也帝王之祖皆有聖德世功然且不敢自暇自逸況士民之家乎故爲子孫者必有勗業之志而後可以守成必有戒禍之心而後可以保世嗟乎科目之名天下榮之久矣此海內之所共爭造物之所不輕與也吾宗雖非盛大然自明以來得之者嘗兼數姓矣其他庶姓或數十年不得一人夫豈無才而莫克以振雖盛衰之數不可知然久鬱者必昌已盛者不再盈虧往復儻如蒼龜求所以保垂絕而留

其有餘者吾猶未得其道也以是兢兢乃次其先世以逮今茲與此選者爲之記貽吾宗人相與觀之無恃祖宗之功德耳嗚呼有明達誠篤之士覽吾斯文其能無戒心乎哉

筆記十二則

曾國藩

士大夫之志趣學術果有異於人者則修之於身式之於家必有流風餘韻傳之子孫化行鄉里所謂君子之澤也就其最善者約有二端曰詩書之澤禮讓之澤稼穡之澤詩書之澤如韋玄成議禮王吉傳經虞魏之昆顧陸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殫述我朝如桐城張氏自文端公而下鉅卿碩學世濟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學其六世孫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謂莫紹先緒而所爲古文詩篇一時推爲祭酒高郵王氏自文肅公安國以下世爲名儒而懷祖先生訓詁之學實集古今之大成國藩於此三家者常低徊歎仰以爲不可及禮讓之澤如萬石君之廉謹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東柳氏宋之藍田呂氏門庭之內彬彬焉有君子之風余所見近時搢紳未有崇禮法而不興習傲慢而不敗者稼穡之澤惟周家開國豳風陳業述生理之艱難導民風於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張敦復之恆產瑣言張揚園之農書用意至爲深遠國藩竊以爲稼穡之澤視詩書禮讓之澤尤爲可大可久吾祖光祿大夫星岡公嘗有言曰吾子孫雖至大官家中不可廢農圃舊業懿哉至訓可爲萬世法已

吉凶悔吝四者相爲循環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無有人非鬼責是卽謂之吉過是則爲吝矣天道忌滯鬼神害盈日中則仄月盈則虧易爻多言貞吝易之道當隨時變易以處中當變而守此不變則貞而吝矣凡行之而過無論其非義也卽盡善之舉盛德之事稍過則吝隨之余官京師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闕齋恐以滿盈致咎也人無賢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則可免於災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動心忍性斯大任之

基側身修行乃中興之本自古成大業者未有不自困心橫慮覺悟知非而來者也吝則馴致於凶悔則漸超於吉故大易之道莫善於悔莫不善於吝吾家子弟將欲自修而免於魯尤有一語焉曰無好快意之事常存省過之心

論語兩稱敏則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藝贍給裁決如流此不數數觀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己千習勤不輟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幾余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讀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辦者余或沈吟數時不能了友人陽湖周弢甫騰虎嘗謂余儒緩不及事余亦深以儒緩自愧左傳齊人責魯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爲一國憂言魯人好儒術而失之皐緩故二國與師來問也漢書朱博傳齊部舒緩養名博嘗髻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皆斥罷諸更門下掾轅遂耆老大儒拜起舒緩博謂轅老生不習更禮令主簿教之拜起閑習又以功曹官屬多褻衣大袒不中節度敕掾史衣皆去地二寸此亦惡儒術之舒緩不足了事也通鑑涼驃騎大將軍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儒緩機事不稱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務爲舒緩而不能應機以趨事赴功大抵儒術非病儒而失之舒緩則從政多積愆之事治軍少可趁之功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魏之兗州唐之晉陽皆先據此爲基然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君子之學道也亦必有所謂基業者大抵以規模宏大言辭誠信爲本如居宰然宏大則所宅者廣託庇者衆誠信則置趾甚固結架甚牢易曰寬以居之謂宏大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謂誠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誠便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盪立不住了國藩按立得住卽所謂居業也今世俗言興家立業是也子張曰執德不宏

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亦謂苟不能宏大誠信則在我之知識浮泛動盪指爲我之所有也不可指爲我之所無也亦不可是則終身無可居之業程子所謂立不住者耳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規模宏遠而其訓誡子弟恆有恭謹斂退之象劉先主臨終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西涼李壽手令戒諸子以爲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眞僞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莅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爲寇讐夕委心膂屬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宋文帝以弟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爲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嘗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慎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捕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與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數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經營四海之志而其教誡子弟則約旨卑思斂抑已甚伏波將軍馬援亦曠代英傑

而其誠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顧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謹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顧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敎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此亦謙謹自將斂其高遠之懷卽於卑邇之道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自致於久大藏之不密則放之不準蘇軾詩始知真放本精微卽此義也

自好之士多講氣節講之不精則流於傲而不自覺風節守於己者也傲則加於人者也漢蕭望之初見霍大將軍光不肯露案挾持王仲翁譏之望之曰各從其志魏孫資劉放用事辛毗不與往來子敬諫之毗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宋顧覲之不肯降意於戴法興等蔡興宗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我不爲三公耳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此三事者皆風節之守於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張湯宋璟不禮王毛仲此自位高望尊得行其志已不得以風節目之矣然猶不可謂之傲也以傲加人者若蓋寬饒之於許伯孔融之於曹操此傲在言詞者也嵇康之於鍾會謝靈運之於孟顓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於何無忌王僧達之於路瓊之此傲在儀節者也息夫躬歷詆諸公暨鸞彈射百寮此傲在奏議者也此數人者皆不得令終大氏人道害盈鬼神福謙傲者內恃其才外溢其氣其心已不固矣如蓋孔祐謝殷王等僅以加諸一二人猶且無德不報有毒必發若息夫躬暨豔之逼忤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裴子野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衝天之據蓋俗之量則儻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大抵

懷材負奇恆冀人以異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視之非所願也韓信含羞於噲等彭寵積望於無異彼其素所挾持者高誠不欲與庸庸者齊耳君子之道莫善於能下人莫不善於矜以齊桓公之盛業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以關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則身敗於徐晃地喪於呂蒙以大禹之聖而伯益贊之以滿招損謙受益以鄭伯之弱而楚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不自恃者雖危而得安自恃者雖安而易危自古國家往往然也故挾貴挾長挾賢挾故勳勞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怙寵怙侈怙非怙亂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譏爾

陳容有言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大哉言乎仁者物我無間之謂也一有自私之心則小人矣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謂也一有自利之心則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則爲君子夕而私利則爲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則爲君子轉念私利則爲小人惟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所爭祇在淺微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則流入小人而不自覺矣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窺幾何而自以爲絕倫之學遼東之豕所異幾何而自以爲蓋世之勳推之以子子爲義以硯硯爲信以齷齪爲廉此皆齷齪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須積誠以相感而動疑主恩之過薄朋友之交貴積漸以相孚而動恕知己之罕覯其或兄弟不相容夫婦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以齷齪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屣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復反求諸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烏有所謂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詡詡然號於衆曰吾君子也當其自詡君子深信不疑之時識者已嗤其爲小人矣

司馬溫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余謂德與才不可

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卽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卽其舟楫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卽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卽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主之則近於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願爲有才者世人多不欲與小人爲緣故觀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較然也二者旣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爲衡可矣吾生平短於才愛我者或謬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鉅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詭譎鑒其愚耳

開國之際若漢唐之初異才畸士豐功偉烈飈舉雲興蓋全係乎天運而人事不得與其閒至中葉以後君子欲有所建樹以濟世而康屯則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與天爭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亂世多尙巧僞惟忠者可以革其習末俗多趨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過人之才智盡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過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觀近世賢哲得力於此二字者頗不乏人余亦忝附諸賢之後而於忠勤二字自媿十不逮一吾家子姪倘將來有出任艱鉅者當勵忠勤以補吾之闕憾忠之積於平自者則自不妄語始勤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晏起始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犂牛不可以捕鼠騷驥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鑿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則鉅錡而終無所成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魏無知論陳平曰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當戰爭之世苟無益勝負之數雖盛德亦無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實者流今老矣始知藥之多不當於病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以魯仲連對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

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余觀自古聖賢豪傑多由強作而臻絕詣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立中庸曰成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論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爲不如是今強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長偷惰之風莫大乎此

與王叶庭書

曾國藩

甥初入京總以勤儉敬信四字爲本而以擇交爲用無四字則凡事皆無根柢縱有才華亦浮榮耳不擇交則無觀摩規勸之益故須物色賢者明以爲友暗奉爲師乃借以約束身心之資也

與慈庵從弟書

劉蓉

來書言邇來家中用度較侈固知內外大小無能守儉樸務節省之人然何以遂增至什伯倍蓰之多我所增加者惟先生修脯一事蓋冀基屋輩能儆服名師之教謹飭儒雅稍知修身持己應事接物之道則於居家涉世皆當有以自處不至浮慕乎世家執袴駟盈之習則一時之所費雖多將來之所省甚大故於此獨所不惜此外惟囑於舊戚外家饋贈加厚至於家中用度則屢書囑弟一循舊章不宜稍事浮華世局益壞而人情日競於奢不惟非惜福之道抑慮其召災速禍而致瑣尾流離之變也十餘年東南遭禍舉凡衣冠文物競逐紛華之區無不殘破故家世族之所留遺巨賈豪商之所積累莫不蕩爲灰燼化爲飛煙子女仳離乞食道路獨湖南晏然無恙吾鄉又因此躋致名位廣積金錢舊時鑿井耕田之子椎牛屠狗之夫皆高牙大纛美衣華屋以自豪於鄉里果有何功德在人宜食此報以長保富貴而無後災哉智者見禍機於未萌凡無功而享厚報無德而致大位皆智者之所視爲不祥而深自警惕者也矧各省皆罹於難吾鄉獨蒙其庥其於盈虛消息倚伏循環之理亦已灼然可見願吾弟時以此說之基屋輩毋事華侈以重吾不德而務撙節退讓積善修身時

存戒懼修省之意異時桑梓或致禍災尚可倖免於難爲祖宗更延一綫之祀不同歸於淪沒天道禍淫昭然不與斯言痛切幸勿忘之比聞羅氏新婦入門妝奩甚厚輜重之外又有奩金三百聞之殊不愜意我與羅忠節公遙誼至交聯爲姻婭其所期於子女者非欲其席豐履厚爲富翁富媼亦冀其守禮敦倫垂家範以綿世澤耳今存流俗之陋習厚致奩具非所以仰承忠節之遺意古人有言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傲而培基之益其過也且羅氏亦非素封者侈泰如此豈保家之道培基如體吾意當舉此項還之並傳諭新婦家有弟妹尙未婚嫁不宜先取此以自益且吾家衣食粗足蓄此亦無所用新婦如能婉聽吾言庶於羅氏爲賢女於吾家爲佳婦耳吾與同邑曾羅二公神明至交起家儒素三人者經術淺深學問大小不必盡同然於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三語則皆毅然有以自立滌翁名位冠一時然覽其書疏皆業業兢兢常懷憂國奉公持盈保泰之意羅忠節公積苦兵閒固未嘗一日自逸其遺書教誡子弟尤爲切至今三家聯爲姻好子弟往來要當率由庭訓交相策勵庶不失故家軌範豈可競爲奢靡自墮家風若於勤儉持家之道或不之講其於居亂世而圖自存之意或未之及此吾所私以爲憂者也兩明允吉皆樸茂亦未染世家習氣昨者匱具或出於堂上愛女之過培基當以吾意曉之彼此皆以道義相處乃不失先人結納之意亦所以綿世澤於無窮也家中穀米儲蓄有年當可次第發糶糶得錢文切不可浪用浮費將來置買蟹形山護墳田畝卽可取之於此吾去歲在制府處所餘幕脩尙千餘金八月當以付回卽圖另購先贖公護墳田宅此外卽不能另謀家計將來歲入仍不幾何非節儉無以供朝夕日用願吾弟守吾屢次誥誡之言一切悉仍其舊除先生脩脯及舊戚饋贈外不可稍增繁費基屋輩讀書稍進甚荷鏡景先生誨導之力惟其志趨未定根基未立擬

諸鏡晏先生預定五年之約俾渠輩久資陶鑄之益望吾弟早以吾意告之免致秋後又復紛紜亂我心曲也
吾邇來於家事百不關懷獨於基屋兩兒讀書一事盼之甚切冀其發憤刻勵爲端謹儒雅之士守儒素家風
以延世祚他非所望也近來仕宦之家好以官爲世業此閒落果道府莫不爲子姪輩捐州縣者自以爲光耀
門戶而不知祇以斷喪元氣中材之士一涉仕途外誘日多根器日壞卒至落魄蕭條不可名狀不如令渠輩
書守寒素之可綿世澤也去冬拜署理藩司之命自以服制未闕不肯冒續入仕僚友中多勸之者謂一赴
任卽值 皇上登位覃恩可賡一子爲七品官如待至服闕接篆則在 恩詔以後不能膺茲盛典蓋世情皆

以子弟得官爲榮故所見往往如此不知子孫能賢卽不蒙賡襲亦自能振起家聲如其不肯卽幸而得賡祇
爲辱耳吾前書言爲基兒納監亦不過藉此爲激勵之助非欲其具冠帶以夸耀世俗也培壘年既長亦當爲
議婚事比來官場相識多約聯姻者吾意殊不欲卽諸女亦不願使適富貴之家蓋朱門子弟之賢者實不多
得而一種執袴習氣令人憎厭不如鄉里詩書家子弟之循謹少過耳弟前次來書尙託吾爲諸妹擇婿不知
官場中實無佳選也蜀藩向稱優裕每歲所入節壽陋規可五萬金吾悉卻之以此費用頗窘乏吾不能取非
義以肥吾家望吾弟諸從節省慎守先人舊業度他日罷官歸來尙得飽噉蔬食則充然無世累之憂吾懷矣

與培基培壘

劉蓉

比屢接湖南友朋信多稱爾謹飭退讓循循弟子之職吾聞之甚以爲慰凡宦家子弟往往趨於驕淫矜夸一
路彼不知父兄之勤苦艱辛以爲富貴吾家所固有悠然自得以放佚其心志而漸卽於浮薄其見之者又往
往以爲貴游子弟而異視之賢者謹避焉不肖者或加趨奉由是子弟之過日聞而爲父兄者常不及知卽爲
之受執者亦惟有私相竊歎而不欲遽以相聞以吾生平所聞見往往皆然故屢書誡爾兄弟爲爾擇明師以

資觀摩之益望爾歸於謙謹一路又嘗舉寬厚和平四字爲諄切言之今各處來書所稱如此果爾之能遷吾誠乎抑友朋之姑譽詞以慰吾意也然吾卽明知其未盡然而私心不能不以爲喜爾如能時體吾意而時以自省則所謂悅親順親之謂孝者不外夫此矣

心術好自是長厚一路惟言語無度往往令人生嫌亦是大病凡有大福者必有容人之度犯而不校觸而不怒則人自服其量而不相忤豈得動與他人口角爭勝吾前書教爾常學喫虧常肯退步讓人亦是此意人品何常但能反躬責己者卽爲君子開口責人者便爲小人小人何嘗無見識何嘗不善議論但其見識議論專用以責人而不以自責此所以墜於下流而不自知耳此吾切至之言近常以此爲觀人之法歷歷不爽爾與培屋當時以吾言爲戒凡事反躬自責至要至切

屢作書寄爾兄弟計陸續可到所囑覓師讀書各事不次諄諄言之計亦必悉吾意所重遵命而行惟西垣先生不審究已聘定未甚以爲念鄉村中實難得良師能教時文不落恆蹊者已是好手能教人敦品行務正學者已覺難得至於學問有淵源有家數於義理考據詞章三家之學皆能窮其源而竟其委使後生學子聽其緒論有門戶可入有階級可循不至迷於所向而不至汨沒於俗學之陋以錮其靈明墮其志趣者則固未可以望諸吾鄉之人而以爾兄弟之天資學力亦尙未足以語此是以姑就本邑之賢者聘請而教之爾兄弟果能刻志講求盡一師之所長又更一師則將來自可更擇有道德經術文章者爲之開導而誘進之但恐志趣卑陋略有一知半解便覺自足則終身無復長進日子耳培基今歲在子壽先生處講大學衍義歸家後曾否細讀培屋近日頗入理否凡人學問任是好資質終不見有長進祇是混然與世俗之人相游處同一般見識而已吾從前年少時在鄉村聞時俗所稱文人議論心中總不謂然以爲讀書人所見所期何止於此其後

往長沙往嶽麓取友亦少當意者其中傑出之士不過數人雖學尚未成而志趣識量實能超出流俗不肯與世浮沈今果皆卓然有樹立爲國家梁棟之臣可見士人總以志趣識解不落庸俗者爲可造就爾兄弟不可不自勉也

家書一則 節錄

吳廷棟

某居官惟自刻苦生平不妄拜一人有先施者以禮答之亦必擇而後交故無因至前不敢妄受人一錢至于干求請謁尤所深恥常守孔子志士不忘在溝壑之訓不怕餓死不稍存自私自利之心而已

遺訓八則 錄二

張兆熙

一世俗兄弟嫌隙皆起於爭些便宜不知兄與弟爭弟當思曰兄我同父之兄也我失便宜只得之是猶父母得之也何較焉弟與兄爭亦當作如是觀兄弟間苟能一念不忘父母則忿爭自平利益莫大於是但家門之和古人尤有要訣所謂不聽婦言是也

一士人一舉一動衆所屬目行止不容不謹煙賭狹邪尤宜深戒毋自恕曰暫暫卽常之階也每見世俗子弟不知戒此不旋踵而辱身敗行者多矣汝輩無論讀書營生總當持重戒輕無失古人守身如玉之旨不可以小德出入爲藉口也

與子書

賈履上

汝蒞任大通後兩遞家書並附通稟稿閱之甚慰民風土俗切實講求臨事方有把握不狃書生之見亦不隨俗吏之爲因利而利擇勞而勞尊五美屏四惡官箴已備所患求治太急與之爭耳漢土番回氣類雖殊性情則一朱子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個心甚易感信斯言也何爭之有閩邑生童應試不過卅人文風安得興起

宜設書院義塾培養之而書院義塾須從讀書入手弗徒作時下帖括工夫乃可造就後進吾鄉文風日盛而士品日衰豈非習俗陷溺邊地天真未鑿故望汝之儆用此民也田中樹藝五穀不生惟麥生之乃雜糧中有稞子考本草云大麥卽今稞麥是亦麥也又莞豆查回鶻豆名豌豆唐書作畢豆豌豆是否傳訛但如蠶豆一物農政全書極言其利又云張騫使外國得胡豆種以歸西人用豆麥和磨作餅餌食之甚美何陝右不聞用豆和磨至蠶桑之利現由侯中堂通商惠工廣開織作爲閩省萬年之利益較淘沙鑿礦奚啻倍蓰

甘節婦傳

管同

節婦金氏江甯金智洪女年十七歸同縣甘元勳五載而勳所生惟一女節婦忍死養寡姑立族子文陞爲嗣文陞娶婦劉旋卒亦無子節婦守義二十八年年四十八卒當卒時女已適人矣而寡姑猶無恙婦疾革謂其子婦曰吾命將終不能終事爾祖姑吾死不瞑目矣歿後五年族人福遂爲請旌而述其事乞予作傳婦人嫠居守義其事蹟比比相同不必具述節婦所異者家有田僅二十畝能以十畝養寡姑而以十畝入宗祠爲祭祀費夫先王之制卿以下必有圭田而士無田則不祭所以尊祖敬宗緜血食於長久也今豪富之家市買膏腴動連阡陌而罕置祭田何者市田私子孫而祭田必公諸宗族迨其久田入他人而家益困則祖宗之靈有不血食者矣嗟乎棄根本而欲肥枝葉豈可得哉甘節婦者於茶苦困阨中獨能知此義可舉以風今世士大夫于故樂爲之傳或曰節婦歿後常見形如生時蓋既死而猶念其姑也其事怪予不論云

書楊氏婢

梅曾亮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